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序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唐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瓜清泉齋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甯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權濠梁重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一

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綠醕徐進管絲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闕塞崇峯昆池清泠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天津衛舊志序

明 倫以訓

古史有地理職官之志天下官署郡縣又各因其地與職爲別志史載宏綱而別志於事特詳尤徵遠之不可廢者天津列峙官署莫非甸藩之雄而所轄之地固錯綜於郡縣間在兩義皆宜志而舊未有紀也整飭憲副

萊陽胡公旣蒞事進屬將父老諸生問其邦之故則以無志告公曰是在我廼用修政之暇稽方界覈故實採異文授諸生具草躬筆削而成之衆大欣幸則以公命徵予序予惟天下之事不易於繼而尤難爲創也天津爲古九河近地古之帝王更都三河雍豫之間斯固寂寞之濱於至元始立海運萬戶府於今城約八里迨明永樂渡此因錫嘉名披草萊而立城北邇京師南扼千萬里之通津而東爲溟海捍蔽矣宣德中始分監儲之司正統中始建學 治中始分山東憲司統攝其權夫以一大都會如此而曠百年無文獻之傳今也有遺憾

於前必有責望於後非公及今修之後益遠而難爲矣夫形勝與天地俱生而必重於斯故志與地理職官相因以紀洪猷開後緒者而必備於今日經書蒐求之功可不謂難哉夫功有難創而難繼者亦有難成而難廢繼自覩是編者其必有所得乎官於是者思他任之樞要而弗敢輕守已定之防範而不敢紊生於是者思以美風俗宣人文以無忝於桑梓而道於是者仰洪猷而益思天下大計且爲畿甸惜民力而無擾焉夫然則重鎮永爲後人賴而是編之助亦良多矣必有愛而傳之嗣而修之者今日之功庶可垂之無窮矣哉如其不然

則信乎繼者之難也予故推胡公之意以告後人公名
文璧字汝重以名進士歷官所至聲實兼茂在天津凡
鬻宮射圃城池閱場之屬皆新而完之以及此廢典蓋
政成而志與俱云翰林院國史編修南海倫以訓著

鹽山縣舊志序

明 時尚儒

古者列國各有史以紀時事秦漢以來郡邑天下例各
有志亦以紀一方之事有關於政體風教俾人有所考
證感創焉誠不可缺之典也鹽山畿內名邑志亦屢經
修輯竟未成書嘉靖丙戌余承乏斯邑首詢是編得於
庠生高凝遠氏取而讀之中間紀載詳略多所失中每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序

三

欲筆削梓行奈水旱洊臻民災而敝逋貧甚多簿書嚴
急因循三載皆是故也庚寅秋余以報政回禾麥頗登
往年逋貧之重且急者亦漸次卽敘迺謀於邑庠博士
濟南陳子廷美樂安連子禧載遴選諸生有學行者宋
生宇趙生潤楊生文卿暨高生四人館於靜室授以凡
例博求典籍俾加刪定余時政暇親臨校讐焉冗者汰
之遺者拾之怪誕不經無補於治者去之雖其書法不
能盡得乎古史然而一方土宇之廣狹物產之良惡生
齒之耗繁時代之變遷事物之因革彙括略盡嗣是從
政於斯生長於斯者可以人得一帙時或閱之則其施

爲仰止之間孰可以急孰可以緩或可以勸與懲焉若
曰是可資於政教傳於人人則吾豈敢嘉靖癸巳夏六
月

鹽山縣志舊序

明 無名氏

鹽山故無志有志自時候始志鏤且完冷子取而讀之
歎曰古者列國皆有史今則郡邑之志也史以事詞勝
而道寓焉昔稱太史公文直事核稱班書曰旨富辭
文夫紀述之作不欲太繁繁則事多猥瑣詞蕪而弗修
不欲太簡簡則詞眇紆徐事鬱而弗彰故績辭藻思以
盡其文鈞深探蹟以盡其富而不虛隱以直之不臆鑿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四

以核之若左氏之微婉兼南史之典寔斯無愧焉鹽山
志其有二子之心乎哉得其心弗泥於迹而後道可幾
也鹽山邑於河間之東燕齊之交地薄而賦煩時候之
初至也歲比不登訟牒紛委侯乃祛弊剔蠱滌梗植弱
事且就理矣於是手自刪校閱歲而志克成觀其敘事
紀言必徵諸故寔折衷於古首之以星紀次之以物產
而人材宦蹟之屬皆傳信以述而弗徇之私焉乃又博
采周咨潤色爾雅披覽之際凡鹽之所有蔚然溢目可
不謂核而能文者歟子嘗慨書生牽於章句之習史學
幾廢而弗講邇者有識之士亦欲崇任史官丕振斯學

然則茲志之傳也庶有俾於盛代矣乎且吾聞之鹽有忠肅王公爲國初名臣今載其行事光映簡冊邑之後學覽而思之擬迹先哲則又吾侯作人之功也已侯臨清人蒞政精敏有廉節行將上最膺臚仕於天下也而鹽人思之予讀茲志樂其有取乎道也爰書首簡因以永鹽人之思云

青縣舊志序

明 應震伯

按縹囊緗帙擷芳漱潤奚翅數百家而或命之曰志者何蓋世代綿亘物情不知幾變換風會不知幾污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取諸考古證今以志不朽耳我國家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五

肇造有一統志緘之鸞坡鰲禁遞而推五方異氣九土異宜鴻綱鉅典未必具纖悉爰自府州而縣各輯一志俾守牧者以是爲指南不佞綰綬蘆臺甫視事卽詢邑志僉曰前未有也不佞憮然夫邑而無志將古歸古今歸今考證無據毋乃在在記傳而青獨湮没乎迺謀諸學博先生暨紳縉儒校相與次第編輯亦旣就帙矣其間志及天文地理紫帽扶輿觀察之如指掌志及風俗人物而好尚品格稽驗之若列眉田穀租賦有志而輕重多寡之數不爽錙銖文章綸命有志而淳漓旌別之殊亦允較著諸凡事例罔不備載青之前所未有者蓋

從此始創焉緣付劄劄氏以傳之顧傳其志不若傳其所以志世人觀奕說譜疇不歷歷陳勝負法令之移手局中則色惴無措蓋得麤未得精是以十投而九誤然則出宰者卽爲局中人閱是志而不泥物迹直通精意爲之相時勢加潤澤使古不戾今今不失古庶幾勝算在我而樹立不朽民生有裨不蹈觀奕之誤也此則所以志之意也若曰是志也僅以備觀覽充珍藏猶買櫝還珠之見耳何以志爲語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序而弁諸首以俟後之君子勿忘此志旨萬 丁未孟夏吉旦文林郎直隸河間府青縣知縣東郡應震伯輿甫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六

譔

慶雲縣舊志序

明 柯一泉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存往迹以彰訓者恒於斯也貽後來以樹軌者恒於斯也志之義也大矣今方海內凡郡若邑咸各有志視一統志猶加詳焉蓋一統者舉其要也郡邑者盡其詳也可以互相觀矣矧茲邑國初改無棣縣爲慶雲分屬瀛州郡亦畿輔邑也被沐王化迄今歷二百餘載迺無志可稽是不爲闕典矣乎蓋亦司令者之責也余丙子歲來尹是邑越明年政務頗暇訪諸學宮得一鈔本第其荒誕疎淺非可示訓安在其能

垂憲於後也既而詢諸士大夫聞羽墀陽君留神邑志今果得之語記載則悉語採擇則精其文直其事核余喟然歎曰邑其幸哉是志也湮廢於歲久創修於一旦俾天下後世誦沿革志而見古今之變誦山川志而見形勢之勝誦方域志而見遠邇之迹誦星野志而見休咎之徵誦人物志而見盛衰之寔盈縮之故誦物產建置志而見土性之宜淫正之殊洵爲信志矣何也蓋志之爲體事以寔之貴乎不誣辭以華之貴乎不陋道以通之貴乎正常法以檢之貴乎謹嚴慶邑之志其庶幾乎此志之所以爲可美也美則愛愛則傳而參攷由是而感發由是而鑒戒所謂彰訓而樹軌者胥此焉在邑之永賴於是志也豈曰小補乎哉余急欲繕刻奈邑無良匠時羽墀君方遊宦天長余乃捐俸致書募工壽梓而僭爲弁其端云萬 孟冬之吉

侯楹抱甕長吟序

明 孟兆祥

詩者思也思之源渺其甚變一人之思而態千一曠之思而狀萬一念之思而出百必強彼人之思祖此人之思昔時之思逗今時之思後念之思代前念之思卽高岑諸人不能說者云唐工詩宋無詩就氣格言未爲無當要之代自有人人自有思思自有人有騎唐拍安必

盡合宋韻安必盡絕浸假局無詩之說孤行唐代將詩必貌唐代而可自宋而下啞然無餘響此道不終古榛蕪乎我明七子又何以代興私嘗語詩一派與文章合盲史漆園吏邯鄲賈腐令而後文格日靡日弱三家村學究能辦昌黎睂山崛起兩代之間刊落榜樣獨握靈蛇至今讀其文非周季之文先秦兩漢之文乃韓子蘇子之文也韓子蘇子之文不殿周季先秦兩漢也惡在詩必貌唐而可皮亭韻人冠渤海而公呐呐不出口寬然長者一商古今則萬斛瑰奇傾瀉迸下令人耳之津津忘倦蓋所稱博雅君子也頃出所爲抱甕吟問序不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八

佞不佞自童稚呶唔三百篇思之一言差當習聞謬謂公思似不從人間來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非唐初盛中晚詩渤海公之詩也非公肖詩詩肖公也不佞所云思往神來人自爲代者安事襲唐代衣冠作贗叔敖爲正若唐之韓宋之蘇不拾左莊諸家餘瀆傑然自標一勝場也

國朝

重修鹽山縣志序

朱鸞鷲

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武侯相蜀不設史官君子譏之故有民社之責者志亦綦重矣矧當殘

敝之區惜前此之無考懼後此之莫傳更豈容泄
泄從事任其闕畧乎鹽邑秦疆漢域人文盛於往
昔卽以明代論之功業如王忠肅文章如楊鷗海
居然名邑也乃百務未覩明備者何歟稽斯土先
隸青齊後屬幽燕自漢以降省入代各有異明初
徙邑於此築土爲城蓋昔之香魚館耳三百年來
屢經殘破夫以創建之區復罹兵燹之變此荒敝
所由來也昔無志創自嘉請癸巳續修於隆慶壬
申因陋就簡殊多闕軼迄今百年未經纂輯丙午
夏予選茲邑遄車就道井邑蕭條案牘叢集期年

之後訟息民安課士之暇乃議修邑志博採廣蒐
雖斷碣殘碑亦所不遺舊志之可者因之否者革
之其簡略未備固陋不文者從而增益潤色之述
者之事體作者之心焉若夫品隲褒揚但集同人
之輿論本吾心之懿好市恩沽譽非子小子所敢
也亦曰存三代之直道而已語云琴瑟不調則解
而更張之非必欲增二絃而爲琴減二十五絃而
爲瑟蓋減乎其不得不減增乎其不得不增耳始
事於庚戌五月脫稿於辛亥六月志成雖愧不文
然千載如在目前百里如陳几案浮詞套語未常

一字勦襲是否可以示今茲傳後禛觀者自有定評焉是役也學博錢君國壽卿前輩郡守劉公澤霖郡丞傅公繼說趙生廣鼓贊舉行採訪事寔則褚生爽張生潤劉生運祺霍生璉也商確訂證而終其事者褚張兩生暨明經霍子恪之力居多尉張君汝珍諸生李鄂高鎧劉鵬起俱與有勞例得並書康熙十六年歲在辛亥夏六月撰

靜海縣志序

閻甲胤

粵稽禹貢列於尚書職方載之周禮漢班孟堅因之作地理志厥後著述家邑自爲載郡自爲紀皆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十

名曰志然禹貢列九州而田賦高下赤黎墳墟以至漣蕩籥箝織文鳥羽之俱備周禮載六官而山藪川浸男女畜擾之務詳班孟堅復求諸政治風俗奢儉緩急之故是志者經之裔而史之翼也志亦綦重矣哉我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殫心典墳思遍察天下風土之貞淫民情之醇僞將於志乎是問爰

勅省直纂修清志以備觀覽其卽古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意歟直省承

命檄傳郡邑各行編次此今日縣志之所繇作也但靜

海建邑雖久前未志明熹宗朝山右王君諱用
士來尹是邑慮縣之不可無志採集舊聞參考府
志編成一書版籍藏之縣庫至

國朝戊子秋土寇弄兵天戈肆靖志版誤遺灰燼迄今
訪之耆碩故老則曰載籍散亡咨之後生新進則
曰未獲謀面煌煌縣典僅同於杞宋無徵良可悼
歎亂受

命蒞茲甫三月見其士習醇朴民俗彫瘵於糧額之缺
乏思有以補救之戶口之流亡思有以安集之狐
鼠之倚伏於城社者思所以釐剔之節孝之陳抑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十一

於窮苦者思所以表揚之及城廨之廢者思修學
校之傾者思建河工浩大其奚辭盜賊充斥其誰
諉劬勞鞅掌方愧獨力之難支而修志之役又憲
檄頻催矣遍搜隱遺無可考據幸祠部高公治第
津里藏書未亡僅獲遺志一冊力協學博庠生輩
晝夜披閱先考遺文後叅鄙意上溯元明以至
昭代旬餘獲竣舉邑之風俗人物錢穀兵刑與夫三垣
九野之所屬政教源流之所自俱可按冊而考其
間易故增新芟繁就簡黜前代之弊款彰

盛世之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舉而更張之第時

當宁之採擇焉敢曰與班孟堅之輿志比隆耶第以
著履土之實云爾皆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仲冬
撰

青縣志序

楊霞

縣之權輿自後唐置蘆臺軍以來歷年所已如千
矣則志之著述遡元以上實莫可考也明萬 間
吏茲邑者東郡伯興應公悵然以無志爲欠事乃
謀諸子衿急爲之而陳生坤輩始捃摭曩帙哀輯
以成其書越六十餘稔而至今茲

天子一統不可無志先命十五國羣修之用備採錄青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十三

卽一隅疲敝亦屬盛代雷封邑乘體例曷敢闕畧
余承乏踰三載其間若鉅若細凡事之宜知者罔
弗兢兢廉察懼實不至而違知此縣之名也因念
宣尼訓治國者首言事而主一敬夫敬則未有不
簡者無論墉隍疆界星物人材戶口錢穀風會變
置直可舉一切而槩之以事事之宜知者知之則
宜簡者尤不可不簡也自非然者誇多鬪靡不至
汪洋浩瀚而不已非具良史三長何克勝任而愉
快耶乃前學博茂才於席虔諮厥事期得典則之
筆以當之且思文藝必原於行誼華而不寔縱奇

崛閔肆而愈覺堪嘔以故發幽光昭興廢指利弊
惟公正周詳者可託也爰從衆請急延修缺姚君
挈其綱領二三洽聞文學翼其成功閱一弦朔有
奇而告竣而修缺者孝友人也兼之湛深六籍暨
旁識諸言局關謝冗固嘗讀伊先大夫缺菴公編
纂十年未刊之志藁而更敬求練要如余之所謂
簡者傳信不傳疑亦邑乘之足考徵者矣而余遂
可以無憾皆康熙癸丑正月中浣之吉

青縣志序

姚景圖

青舊志創於明萬 丁未迄今六十餘載矣在當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十四

日固爲完書自今日觀之則闕略未備者寔多如
戶口之豐耗田賦之損益官師之代遷賢才之叢
出災祥之迭見民習之易移今昔殊轍月異而歲
不同非重爲纂輯何以信今而傳後乎邑侯楊公
遵

功令修志俾不肖得與其事自揣謏陋本欲以不敏
辭第念先君子爲孝廉時慨舊志簡略殫力搜採
歷十年而始成帙未及付剞劂忽罹兵變原藁逸
失無存先君子嘗歎志藁旣成復失無以發潛闡
幽不惟生者無色卽亡者亦爲不幸每談及此不

勝惋惜今日修志之役不肖因勉副邑侯楊公命亦以體先君子未竟之志也愚兄弟同馬君戴君輩自去歲臘月望日爲始共行編錄經三旬告竣爲時甚迫又青至窮苦咸慮鐫刻所費不貲不得不槩從儉約挂漏之譏知不免矣錄成聊備採擇若夫增益潤色之尚有待於名宿彩筆云康熙十二年正月邑人後學姚景圖修缺甫譔

南皮縣志序

馬士瓊

國之有史所以表千秋之鑑者也邑之有志所以紀一邑之盛者也從來簡要詳核志林稱尚然不

有所攷無以別真不有所採無以紀實處簡帙殘缺編籍渺茫之後欲輯合一邑之典確萃爲一書縹緗藝苑匪細舉也豈若齊諧博物等篇僅僅索幽奧侈浮豔云爾哉南皮號瀛州一隅藪爾地本瘠鹵俗近淳朴其間往喆時英萃葎蔚茂者不乏人雖彈丸亦化區也余於辛亥夏承乏斯邑寔茲土圈佔之歷有年矣勢事旣殊撫循匪易且余不敏以弱齡學製重念長民司牧鳩育云勞錢簿逋郵諸種種何術以惠我皮黎熙熙攘攘羣安郊樂而曆薪運甓且媿昔人違事修廢舉墜深廡表章

之典缺如也雖然邑志弗修一邑無光表章之責
又曷可以已耶猶憶旁午之暇諮謀於薦紳鄉士
爲余言邑舊無志曩曾故明令李君諱正華者經
創修卷帙詳要雅稱可觀續因燹燼秦餘版冊蕩
然邑中間存先世手澤又皆蠹影蠹文徒嗟杞宋
余嘗遍購遺帙手其一卷而披閱之不禁憮然慨
息曰是洵斯邑之盛也夫是洵斯邑之盛也夫方
與邑中紳士謀厥經始尋事編輯會今

聖天子留念邊陲特允輔臣請令天下郡縣纂修志書
烺炳序觀甚盛典也余乃復進紳士而諮謀之曰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十六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述明故典學士事
志流雖詹詹乎亦立言之一端也倘一邑勝紀竟
坐廢闕俾余不敏無所籍手稟承以報上檄則是
有司之愆也亦鄉士大夫之辱也咸曰唯唯於是
得邑明經侯生嘉意採葺凡在斷碑殘碣遺文墜
什拾於窳突翳蕩者裒聚共若干卷而一邑之建
置沿革政教風俗山川文物盡爲臚目挈要標附
簡端越月繙竣邑概畢陳時有進說於余者曰言
不近畧矣乎非也文不在博而在約詞不貴冗而
貴當是編也攷之前言叅之近說以訂其真訪之

喬論摭之巷語以稽其實毋亦竊比夫簡要詳核之微意而又奚慮乎言之不長誌之近畧也讀是編者覽文晰義覩輿幅興置之情形依然禹貢星分之漚澗也覈賦繇繁簡之區畫依然周官納禾之穗秸也詳風土事宜之得失依然職方登載之紀畧也觀人才文苑之茂美依然泮宮小大之芹藻也而且官師備焉猶是紀雲紀鳥之初制物產具焉猶是貴多貴少之精微志之有通於政顧不偉歟抑余更有言焉莫爲之前雖微弗著莫爲之後雖盛弗彰願茲邑人士儒術修明於國淳風隆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十七

蘊於鄉傳之麟閣登之輜史不有借志爲鑒而光大之者乎則斯志也固以鳴一邑之盛而又不僅以鳴一邑之盛也已是爲序康熙歲在癸丑夏六月朔日撰

增修鹽山縣志序

黃貞麟

歲壬子

詔修天下一統志書命直省各以山川土田戶口賦役人物風俗疆域要害條例於書以備採輯由是而方伯而守令咸集輿論稽故寔綜核恐後縣以所志呈之府府會縣載爲府誌上於省省集府之成

爲省誌達諸部詔令所至罔不欽承惟貞麟固陋
不文承乏鹽邑懼以無光澤斯土中自愧焉竊謂
世道之患莫大乎亂今古之是非誌非以傳信耶
藐矣三代名實紛紛君子傷之屬辭立義豈其無
徵而爲不肖所竊乃獨 違俗或潛德之不彰悲
夫世無清議人道息矣載筆之士而迫橫口屈請
寄又安取此鹽山誌成於康熙辛亥爲前任朱公
纂修麟幸屬後塵享有成績庶免亂是之懼乃鹽
之諸生數請訂証不已縉紳先生又請之不已
之父老又請之僉曰邑乘錄寧獨褒揚是寄亦

前有可慕後將效焉雖小材不可枉某某節烈
某孝義所遺也彼蹈仁持義自不計名身後而
氏不書起後之疑失不在小且夫移風易俗長人
之責也鹽不睹有道之訓漸於時會今不逮古幸
侯之蒞止撫我課我諄諄鐸書是輸將改觀焉君
子大復古奈何其仍之麟不獲辭乃取朱公所志
節孝增修風俗刪正附以釐弊數條餘無異辭苟
爲逢世希名不衷於度則有鹽之父兄子弟在康
熙十二年癸丑秋七月吉

重修天津衛志序

薛柱

今夫天有分野而星辰象緯躔度次舍之在所必
詳地有畛域而扼塞險要國俗民風之在所必紀
故昔盛王之世太史陳詩以考風市師納價而問
俗各有分土分民以相志猗歟休哉其二帝三王
之隆也及廢封建以後而郡有郡志州有州志遞
至縣衛蔑不載記圖繪井疆鱗次以相及也外而
疆圉險扼以爲國之捍藩內而風俗人民以爲國
之治紀有學校以興民行斯正德必先厚生有防
禦以捍牧圉斯文事必嚴武備民爲邦本故戶口
之籍在所必稽食乃民天故地畝之規在所必釐

公旬有役而丁徭之制所急詳也維正有供而貢
賦之則所亟飭也大而山川形勝 巨麗之觀細
而歌咏詩詞發謳吟之響顯而縉紳先生鍾崧生
嶽降之奇隱而碩德名流表幽人逸士之韻以至
忠臣孝子之氣雲漢爲昭貞女烈婦之操冰霜比
潔靡不備載以俟輶軒採風者之詳考焉天津爲
衛去

神京二百餘里當南北往來之衝京師歲食東南數
百萬之漕悉道經於此舟楫之所式臨商賈之所
萃集五方之民之所雜處皇華使者之所銜命以

出賢士大夫之所報命而還者亦必由於是名雖
爲衛實則卽一大都會所莫能過也故明初無志
正德中始創於胡公繼修於彭公自茲以來幾經
九十載未聞有嗣修者誠哉翰林倫公所謂創難
而繼亦不易也庚戌冬予奉

簡命來蒞茲土卽擬修志書以昭一代之盛顧以政事
繁劇未遑旁稽然此志殷殷未嘗一日去諸懷癸
丑歲方修葺黌宮以及官府務期一切利弊有關
國計民生者爲之次第舉行適奉

天子明詔繕治志書於是下所司博求儒賢旁採舊聞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二十一

稗官野乘皆在所稽故老遺黎亦在所擇然後弘
綱巨紀炳炳爲章纖悉細微離離並著直令有善
必揚無媿不錄矢公矢正無黨無私閱數月採輯
成書藏諸政府凡使後之採風者取而覽觀而知
戶口之乘除貢賦之編額官府之沿革制度之廢
興山川形勝之壯我疆圉國俗民風之率我政教
無不燦若列眉洞如觀火庶幾瞭然於目而了然
於心於以助流教化一道同風未必不由於是則
是書之成或亦有裨化理竊自附文獻之一考敬
藉手拜稽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云時康熙十三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吉

旦

續修滄州新志序

閔三元

志者何記也記其事也封建廢而郡邑作壤地之分合山川之形勝民彝物則之故寔不有紀載無以彰往而察來也不有續述無以信今而傳後也於是乎有志以記其事也昔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土地之界司民掌天下之版登其人民之數天子受而藏之天府以施政事焉當是時也列國皆有外史各畫其土地記其人民書其政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二十一

事行人采之輜車之使上之故聖王統天下之同而提綱振領或因大以貫其細或沿末以會其本譬之於身百骸成體而氣血會焉精神貫焉王者端居九重而知萬國之情察四方之隱䟽逃不避幽習不違不下堂階而運之天下以有此具也郡邑之有志列國之遺也然往往博者騁於蔓辭辟者淆於異說或華而不典或典而不寔大槩不求施用而憑於見聞不資化理而眩於觀聽非志之本指也夫志者鑒古而推之今考寔而見之治者也紀諸已往傳諸將來按之則其寔可紀施之則

其效可觀小足以序職大足以經世故君子重焉
滄城之志草創於郡人月川王公繼修於上黨李
公自勝國以迄今茲多歷年所矣今

天子乘乾御極撫有四海俯允宰執之請彙修一統全
書上而通都大邑下至窮鄉僻壤無不搜羅哀輯
上之史館而滄城之志經三韓祖李兩公之手而
始就其間起例發凡分綱衍目條分縷析洞若觀
火煌煌稱備美已茲者復奉文纂續近事以資編
摩余自惟待罪以來屈指二載東西奔走惴惴焉
如臨深履薄至於民生之利病

國計之盈縮歲時旬朔何以教民勤業而輸賦何以
勉民興行而善俗察奸弭盜何以相率無欺恤災
防河何以綢繆有備閭閻疾苦何以登之春臺士
氣浸衰何以勸之鼓勵余雖不敏罔敢一日自暇
自逸今且對簿西行矣捧檄色懼不得已謀諸司
訓蕭君萃多士於鬢宮蒐羅採摭不逾旬而報竣
私邸披閱至於再三未始不歎蕭君之長於史才
也蓋作史一道自古稱難尚簡者多闕畧務核者
雜繁蕪工詞則或背於理論治則無當於事非擅
三長恐未足勝任而愉快也今觀斯志經野分星

畫疆家制興學治賦褒德敘功及夫發潛德之幽
光表閨壺之令範無不昭然可稽洵足翼贊

皇猷黼黻

聖治寧僅紀載陳編備一代之故實已耶愧予謏劣無
能承乏茲土不能仰繼龔黃之化而薑桂之性久
而彌篤以故寧爲保障勿爲繭絲寧爲鸞鳳勿爲
鷹鷂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是役也非徒附蕭
君以不朽實籍蕭君以寡過也書成謹拜手而序
於簡端以仰助

興朝同風之盛於萬一云爾時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二十二

仲秋穀日

南皮縣志序

劉 址

從來不有作者無以端厥始不有因者無以觀厥
成凡事皆然况一邑之志所關者鉅哉余承乏南
皮三載於茲矣盛衰之機興除之大莫不於志攷
之邑舊有志前令馬公重修於癸丑之歲時奉
天子允閣臣請修直省通志以成一統志縣寔爲之權
輿也余每披覽見其綱舉目張大小畢該若釐空
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越今七載時移事殊當事
者有原始要終之慮令各郡縣續修焉蓋欲觀厥

成云余捧檄從事兢兢焉惟恐無心以勝是任爰
諮謀於邑之紳士耆老博採廣搜兆自癸丑以迄
庚申僅七稔耳其間賦役戶口之增盛災變之昭
著與夫人物品類之繁植雅士之贈答邱隴志銘
之傳述日異而月新焉使無以表彰之不惟有負
作者之心亦無以見因之者之功欲以觀厥成也
豈不難哉嗟嗟南邑爲瀛屬蕞爾之區地被圈佔
家鮮葢藏屯衛雜處疆宇參差蒞茲土者每多鞭
長不及之歎常念夫瘡疾之夫起俗尚之未淳士
風之未登於大雅蕩閑踰檢之輩狡焉思逞未能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也閉閣以思皆長吏之責也
竊謂邑無論大小事無論難易惟竭蹶以盡乃職
圖報斯已耳昔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
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告以禮讓誰謂民之於吏
不若金鐵之在爐冶惟其所鑄哉茲緣續志之舉
取邑乘而翫之其善者可法而不善可戒核真別
僞綜其綱而附焉彙其目而敘焉凡有切於利器
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滋蕃庶咸不得以雜穢而
遺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
其所不載者亦可知已猶夫求金於沙斂而揚之

求玉於石剖而別之於以傳信經久善厥始也觀厥成也此物此志也足以爲後來修明者之訂証亦足以爲

興朝珥筆者所憑籍雖然余惟考往鏡來補殘釐缺敢曰述者謂明哉亦庶幾乎竊比之義云爾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仲秋之吉

續修慶雲縣志序

李興祖

一朝開創必有度越前代之規模彪炳史冊而政教號令之頒文物聲名之盛下逮薄海郡縣表章揚勵勒爲邑乘所以志一時之行實備後世之鑒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二十五

觀甚鉅典也余於甲寅春仲始受

命爲慶雲令卽欲訪求縣志期悉古今沿革土俗民風前賢往跡利弊興除嗣胥人持一冊至披閱大槩新經陞任元公李公重輯條分縷析犁然可攷及孟夏抵任見一城如斗所在凋殘觀其境內疆域爲瀛滄末屬北連鹽山其三面俱與山左錯壤萑葦嘯聚出沒無常氓庶驚惶商旅裹足因憶慶邑屬滄州爲漢渤海地前賢龔遂作守曷以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不特此也額定地畝載諸版籍兵燹後爲豪強侵隱缺額一百九十餘頃每歲賦

稅攤賠闔邑飲 多年煢煢子遺所謂救死不
奚暇治禮義哉蚤夜憂思亟圖安全之策嚴保甲
責逃防勸長善懲匪類昔之驚惶者今獲安枕矣
裹足者今履坦途矣歲丁巳奉有州縣官查地三
百頃以上卽陞之例遂躬親丈勘誥戒多方清出
地畝百餘頃余待罪民牧烏敢以功名自倖置民
瘼於弗問哉卽將查出地畝補足缺額外多二百
一十六頃有奇冊報徵租今則戶無包賠人安耕
鑿矣於是捐俸鳩工建社學於鬢序左側延師設
教伊唔之聲洋洋盈耳棫樸菁莪之化庶幾拭目
俟之焉統論慶邑風俗民悍而野土樸而敦俗不
修文而亦知好義人不畏法而僅自輸糧且也城
無磚甃屋無瓦蓋鄉無物產地無古跡無玉帛之
玩無聲色之娛無獄訟之繁無兵馬驛騷使客舟
車之擾如坡公所云大抵皆無耳採風者可以知
其山窮水盡地瘠民貧之至矣七載以來余固安
其民俗之貧而其士民亦竟忘余之拙也前有未
備聊爲修舉幸今時和年豐

皇上宏開史館纂輯明書徵催舊邑志用敢忘其疎漏
補其闕畧訂其舛訛以附青史并垂不朽若夫因

時制宜隨俗起化以愛養斯民期不負厥職以不負

朝廷設官之意者不能無厚望於後之君子康熙十九年歲在庚申秋八月撰

倪相如詩序

高恒懋

余自總角時卽聞之先文端公曰天津倪相如先生爲吾鄉巨擘詩古文詞皆能自出機軸以與古人相上下其鄉之先達以及宦於津門者莫不歎服一時造廬而請履相錯趾相踵也予時心識其言而未獲見先生也及先生以卓魯報最晉秩民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序

二十七

部而先文端亦遊宦京邸余始得拜先生於庭余後生小子方治舉子業不暇何敢與先生論詩文抑且以先生殫心職業或於筆墨之事不無少間孰知先生公政之暇日手一編不輟吟咏每過先文端商確政事外輒譚詩文亶亶終日先文端亦雅好不倦以故余又得竊聞其緒論而猶未及見先生之詩文爲何等也洎余寄居津門先生亦以罔卿在告門庭相望先生又以先文端之故推好於余余因得時過先生之庭而讀先生之詩文焉文之沉雄博大爲唐宋而不爲六朝詩之高華典

貴爲北地而不爲竟陵余雖未能深窺堂奧然以
觀昔自出機軸上下古人之言先文端其眞知先
生者哉先生年邁古稀四方踵門而請者不絕先
生應之毫無倦色則先生亦可謂性情於斯道者
矣先生將以其刻行世而問序於余余言何足重
但追述先文端之所以稱先生與先生之所以流
連咏歌而不能自己者有如此先生其或不以余
言爲贅也夫